

42
35
42

魏滅蜀

淮南之三教

文致 母立德

諸葛誕

司馬氏篡魏

晉滅吳

羌胡之教

樹機能
齊萬年

陳敏之教

鑑
紀
止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魏滅蜀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衛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
有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
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
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
無為希冀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
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高貴鄉

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
維寇隴西 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



軍徐質與戰殺其蓋冠將軍張疑漢兵乃還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執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斷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大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

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將軍以鳥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螻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昭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容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贖鞶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

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交希簡上事必

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夏六月姜維在

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

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

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

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

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

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趣祁山熟麥

千頃為之外倉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

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

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戰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

趣上邽艾與戰於段口大破之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
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
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
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
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
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
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
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
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蓋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

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
術也或曰暴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
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
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
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
祖安能仗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
役天下土崩或歲改土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
是豪彊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
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峙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
執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
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

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
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
極武黷征土崩執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漢昭烈留
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
及興執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
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
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
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
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并力搏之
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往漢壽監軍

王含守樂城護軍 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
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 秋八月丙子
祗卒漢主以僕射姜懿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
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
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其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爲尚書令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
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又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
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爲亦不爲皓所
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末憎

皓皓諧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珣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珣綜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郃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杏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

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技附葉連懼於失言遂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杏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最爽之曾孫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

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變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其柰自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二萬餘人自祁山出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

萬衆分從斜谷駱谷于午谷趣蒲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覲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右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

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
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
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
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
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
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
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
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
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
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
金城太守楊欣趣其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

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
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
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
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
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劔閣以拒會
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
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
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
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
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
徑經漢德陽亭趣活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

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犗運將賈瀕於危殆艾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知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干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縣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

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遠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盟國宜可犇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往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

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
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執不得不
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
請身詣京都以大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
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駁
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屈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
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
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謀怒曰若
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
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謀哭於昭烈之
廟先殺主太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維艾大喜報書

襄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
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
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
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綬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
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
羣司各隨高平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
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
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
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
維至鄭得漢主救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

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隆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關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勇亦勝因危而

伐殆無不克意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乙卯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鄧艾

在成都頗自矜伐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直趨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鳩為之宮舍置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長威懷德望

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窟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決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

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輦坐，則同席。會因邈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教人書，於劔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邈。艾及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爲行軍司馬。鍾會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發，漢西曹屬邵悻言於晉公曰：『今遣鍾會率十萬餘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

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益竭智勇益竭而驅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公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辨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其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梯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救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官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曹護書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曹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

自丁矣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日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漚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

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
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克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
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
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
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
悉誦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
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諸人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
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留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
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壘詐
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懼姜維欲使會盡殺北
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丘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

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
會愛信之建恐烈獨坐說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
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必詰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
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楮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
帽拜散將以次楮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
夜轉相告皆徧已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
不期皆鼓譟而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
姜維鎧杖白外有匆匆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
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
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杙以拄門兵斫門不

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
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
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
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抄略死喪狼籍衛瓘部分諸將
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
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
緜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
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
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旣無德
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
預諱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悉伏誅徙其妻及孫

於西城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
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特原毓子
峻也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
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爲叛逆又
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
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
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
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
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月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
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

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
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
備敵既定不聽成都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
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
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
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
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
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善之
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子孫及羣
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
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亮曰人之無情乃至於

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又况姜維邪亮曰王問禪
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
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
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
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初鍾會之伐漢也辛
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
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瑋爲參軍憲英憂曰
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瑋固請於晉王王不聽
憲英謂瑋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
瑋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瑋掌諫會及賜爵關內侯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

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
吳人之望帝從之已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
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
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僉息著
募没人受官宜免爲庶人

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

九年 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及帝
卽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
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
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爲艾本屯田掌犢入寵位已
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

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

疑似太上御名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

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

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

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

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

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

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

死矣帝善其言而不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

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平建稽首曰陛下知

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一
卿言起我意乃以女孫朗爲郎中

淮南三叛

文欽

毋丘儉

諸葛誕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
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執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
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
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
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劾調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
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
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
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

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
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五六萬衆度淮西至
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
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
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
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
矣時師新割目瘡創甚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
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
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闔其鋒未易
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
曰我請與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

兼中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師問計於光祿
勳鄭袤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今
大軍出其不意江沚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
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
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
也儉等誑誘迫脅畏日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
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
以基爲前軍旣而復救基停駐基以爲儉策舉軍足以深
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
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儉
欽虜略人民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

儉等所迫脅者自願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
而成姦宄之源矣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譙沛汝豫
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
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
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閏月甲申師次于
潁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
速未觀巧之又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
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
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
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誅基曰
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

項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舉發十餘里聞
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
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
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
南將士本無反志儉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
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
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
欺詐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
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
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母丘
儉文欽進不得鬪還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

青徐兗寧

主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
用儉之初起遣律少齋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
女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
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俸見大軍驚
愕未知所為欽子蒼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
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蒼率壯士先至鼓
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鬪被皆破欽
失期不應會明蒼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
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
鼓作氣再而衰鶩鼓譟失應其執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
而東蒼曰不先折其執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

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
追之焉以足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者餘人乃出如
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
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
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御里素與大目相
信乞為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
大馬被鎧曹追欽造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謬言君
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欽解其首欽殊不悟乃更
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
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局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
世事敗矣曹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多

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
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廣皇支欽
父子詣軍降毋丘儉走北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
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師封屬
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
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
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
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 吳孫峻聞諸葛
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
牧

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甘露二年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母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堪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克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克至淮南克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亮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

揚州刺史樂綏聞已遂殺綏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懼全端唐咨王祚將二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懼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懼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救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

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執詔基引諸軍轉據北
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爲四集但當精修守備以
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施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
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
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
表裏再重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
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秦徐
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秦擊破朱異於
陽淵異走秦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琳
大發卒出屯鍾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

解壽春之圍 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秦又擊
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其資糧異
將餘兵倉葛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
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鍾里辛未引兵還建
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日戢名將由是吳
人莫不怨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
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
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
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
中乏糧外救不至護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
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

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
 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
 無為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
 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
 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
 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捨此欲乘危徼幸乎班夔固勸之
 欽怒誕欲殺班夔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
 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
 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緝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
 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眾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
 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誅諸

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
 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
 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燾謂我不能出而
 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
 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
 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
 石雨下死傷敵地血流盈壑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
 數萬民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
 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
 誕遂殺欽欽子蒼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衆

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
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鴛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
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
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鴛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
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
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
酉克之誕寤急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
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
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
命其主以兵抗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
于陳而死吳王孫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

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
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
叛相攻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
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
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令
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
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
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
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
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
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鴛鴦兄弟收欽父喪給其車牛

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
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
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
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執王基諫曰
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
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
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
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
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
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
多不復追犇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

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
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暴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
不能兼弁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
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
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養
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
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旣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
其孰能當之哉

司馬氏奏魏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
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大僕恢不願其然敕

使閉門斷客曲柔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爲尚書僕射
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司
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
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快快張緝以后父去郡家
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
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
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鏝築殺之送尸
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
治云豐與黃門監蘇樂末寧署令樂敦允從僕射劉賢等
謀曰拜貴人曰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
將群僚入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僅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

又云謀以玄爲大將軍緝爲驍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
戌誅韜玄緝鏢敦賢皆夷三族 帝以卒豐之死意殊不
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
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
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
將軍師乃謀廢帝用戊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
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
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
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
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
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

口有所說之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
 傍侍御取璽綬者坐側之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
 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乘涕而別遂乘王車從
 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
 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
 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未絕嗣乎高貴鄉公文
 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太宗之義其
 詳議之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
 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
 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
 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

玄武館羣臣奏請令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廡羣臣
 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
 門南公下輿答拜僮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
 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
 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
 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為齊王築宮于
 河內

二年春文欽毋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之

事見淮南三叛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白

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二月

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友冕之服赤舄副焉
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

鉞

二年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

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并
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
昭見而惡之

大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

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怨五

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

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

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

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

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諶帝

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况不必

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轉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

帝遂拔劍升輦靈殿中宿衛蒼頭管僮鼓譟而出昭弟屯

騎校尉佃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

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大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其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顛或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

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卽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四年春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冬十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

咸熙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增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夏五月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帥為景王 秋八月庚寅命

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為

撫軍大將軍 冬十月丙午立炎為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

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國晉

王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

馬懿為司徒 冬十一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甲子出

舍于金墉城大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歔不自勝

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

元丁卯奉魏帝為陳留王即宮于艷優崇之禮皆倣魏初

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

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石苞為大司

馬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克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詔除魏宗室禁錮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傳玄皇甫陶爲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章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二年春正月丁亥卽用魏曆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之

七室

秋九月戊戌有日 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

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二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卽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旣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歛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嘗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比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惠帝太安元年陳留王薨諡曰魏元皇帝

晉滅吳

魏元帝景元二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為會稽太守吳主

在會稽與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體用事布與宮省興閑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璽出拜之休把興臂指璽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羣臣尊朱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文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相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通鑑纂要卷之九十一
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詔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盛為給事黃門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天信晉主因致書吳主論以禍福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間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驕暴驕多忌謹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與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吳王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瑒與徐紹孫盛偕來報聘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 冬吳西陵督步闡表

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二年春三月吳主大會群臣廬江王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舉蕃出外頃之召還蕃行止自若吳主大怒斬之

五官中郎將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群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拜巴蜀遣使求和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

秋八月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或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群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吳主

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
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
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
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
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堵确非王者之都且童
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二年之蓄民有離
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勿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
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
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群黨相扶害忠隱
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科

出宮女悉選百官則天稅民附國家未安矣吳主雖不悅
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冬十二月吳主使黃門徧行州
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
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
已

三年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
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技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
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買
誼獨以爲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天敵據九
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爲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
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爲緩急今倉庫空匱編

自治進軒而造江濱自蜀下高
厥荆吳曰東向也

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又交趾淪沒嶺表動
搖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舍此急務盡
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
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又
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
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
內無甌石之儲而出有綵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
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五年春二月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
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
事鎮臨淄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佃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

國威儀也經不省有任命則歸以
抑心固以為若閣下威儀學出釋尊
及納竭字平

孫祜綏懷遠近其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
去皆聽之滅成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
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
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初汝南何定嘗

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
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
委以眾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
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
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
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
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吳熙小吏建

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梯郭連薛瑩滕修
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
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
孫瑩綜之子玄沛人修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
直且日聞何定之譖又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有所恨也玄沛不特
為銜

六年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
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
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
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
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

和之
國不知

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
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
條以聞吳主不納 吳主遣監軍李勗督軍徐存 建安
海道擊交阯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
定嘗為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徵軍還
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
一大至直縑數十匹纓繼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廚吳人皆
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為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
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
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冬十一月吳主從弟
前將軍秀為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

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七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增識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途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八年

初廣漢太守弘農王濟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

見子賢白濟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

濟有大志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為車騎從軍中

郎濟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

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執密表留王

濟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

事詔濟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

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廢宜召諸郡

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濟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

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執不得

止濟從之令攀典造船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

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

往來時作舩木楸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郡吾彥取流

棟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
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秋八月吳主

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
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

冬十月吳陸抗聞步闡叛

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
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
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紿至于
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
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二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
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
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友攻之不可猝拔北兵

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
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
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以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
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
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
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
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楊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
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
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
將大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

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祐坐貶平南將軍楊肇免爲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拜之計 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或

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或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徙或子弟於廬陵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爲宮下鎮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貿忠良排墜信臣被害事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及理之誅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

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與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邪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足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三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

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以伺國威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其耳語大笑謗訕政事俱被詰責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

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
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
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
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
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
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
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代而聽諸將徇名
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瘵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
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
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冉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
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或吳主不從

九年春三月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十年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

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犇電邁非可

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

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

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

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

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疆對內

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

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閭立占

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科出以補疆場

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其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使其子晏景之機雲分將其兵

咸寧二年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王曰臨平湖自漢末歲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衝璧之事非吉祥也 冬十月

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賊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

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

謂其執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疆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

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

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

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

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

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

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

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

臨沅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

直臨巴蜀水天王戎爲豫州刺史 徐揚青兗 王戎爲豫州刺史 王戎爲豫州刺史 王戎爲豫州刺史

世後子吳皆如所規

之吳當天下之衆執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
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
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
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
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
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
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
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
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
議方以秦涼為憂謂秦涼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
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亮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祜

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
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
成其計言此可取而不取則生矣後見其事者皆不為後悔

三年夏五月吳將邵顯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冬

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

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

八百里比知賊聞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

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執好

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

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四年夏六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四三

而坐祐面陳伐吳之計帝喜之以祐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祐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不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冬十月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十一月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祐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祐卒爲之罷市巷哭聲

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祐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攻吳之名將也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問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五年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迺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

吳自是安未寇淮官於自下沂江而上

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
 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
 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且因戒嚴掩取其易杜預上表
 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執推之賊之窮
 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繇多兵西上空
 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惠生誠可惜也
 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
 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
 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
 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也不敢以曖昧之見自
 取後思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枯不先博

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
 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
 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
 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
 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自恃恩不慮後患
 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公若中止孫皓
 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
 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
 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
 害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
 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實最為統固爭之帝

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等乎 冬十一月大舉
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佃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
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
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
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晉亮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
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亮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
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使自出亮不得已乃受節
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太康元年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
向皆已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
積夏言之處並以鐵錐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
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下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
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而去又作大
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錐然炬燒之須
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吳車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
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
周旨等帥奇兵八百之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
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
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
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
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程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

斬伍延於是浣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
 杖節稱詔而縱無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
 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
 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檣直造秣陵杜預當
 鎮靜零桂懷輯衛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
 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
 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陵太守劉朗
 督武昌諸軍虞自督降吳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
 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
 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薙齊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
 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

大江流自建武至晉之歷陽城皆為江也

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
 陽太守沈莹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勰率二萬渡江逆
 戰至牛渚沈莹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流諸軍委無戒
 備名將皆死幼少皆無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
 宜蓄眾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廣今
 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士
 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
 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後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
 克捷北敵奔走兵執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
 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
 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

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
 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
 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
 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
 結陳相對沈瑩帥舟陽浚率刀楯五千二衝晉兵不動瑩
 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珽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
 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諸葛靚
 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在岸之曰存
 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
 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
 後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向社稷復何道邪

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
 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
 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
 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
 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
 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
 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
 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曠既破武昌乘勝東
 下所向輒克士崩之執見矣調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
 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

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
 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
 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固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
 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
 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采之聞也且明
 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
 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悵悵也
 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
 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
 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
 位九列好興功役為眾患甚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

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
 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
 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絡驛追止已屠之矣
 陶濬將討鄣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
 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
 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與夜眾悉
 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伉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
 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
 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渾濬伉以請降又遺其羣
 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
 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伉壬

寅王濟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信後要濟信後蹇過論事濟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濟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濟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口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亮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

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轅轅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勝修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丘聞吳亡編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降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爲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爲度遼將軍

琅邪王伉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
 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
 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為中郎
 諸子為王者皆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
 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
 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
 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
 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
 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
 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帝從容問
 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

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
 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
 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
 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音甚愧忿將
 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忿得解何憚以渾與濬爭
 功與周浚戕曰書九蒸克讓貴推讓易大謙謙九光前破張懷吳人失氣
 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
 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必興矜爭
 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戕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
 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疆盛
 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驥濬以不從渾

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
 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
 書邀臣臣水軍風發乘軌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以
 日中至秣陵莫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
 六日悉將所領邊圍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
 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
 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衆
 叛親醜匹夫獨坐雀兒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
 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有怨恚竝云守
 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死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

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又云
 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烧皓偽宮濬復表曰臣孤根獨立結
 恨遷宗天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偽中
 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
 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死戰決之皓意大
 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
 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
 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
 耳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
 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
 云臣也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

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
 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
 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
 詔不許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
 推詔勿推濬濬等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
 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
 與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
 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佃二子
 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
 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與詔命功封一
 子為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行以平吳

對文
 上通

策告羊祜願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
 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
 其攻伐之勞及見在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
 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
 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策口不言平吳之事若
 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
 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
 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
 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
 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
 之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

嚴戍守又引漳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
 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
 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
 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
 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
 靚逃于前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
 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
 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為
 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

樹機能祖壽國在子也其母相族
 氏國後而產於樹機能謂樹機能
 髮而而以其至南涼未發為樹
 樹機能

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六年夏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於萬鮮堆兵
 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
 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
 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
 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鑿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討
 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鑿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
 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鑿
 奏預稽乏軍與樞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既而鑿討樹機能
 卒不能克

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

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
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疆於自用非緩邊之
材也將為國耻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為
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
騫數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積兵敗身沒征討
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咸寧三年春三月平虜護軍文鴛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
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四年春正月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
戎之積必敗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

戰于武威敗死 冬十二月解單樹機能又為邊患僕

射李熹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
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
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且隆曰臣願募
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
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
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
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
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
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
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二年

軍資而遣之 十一月馬隆西度温水樹機能等以
 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陝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
 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首問斷
 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
 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
 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
 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太康元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
 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
 疏曰戎狄疆獵舊說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
 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

風塵之警言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乎澤北地西河
 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
 將之衆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
 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米胡俱反殺
 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
 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以梁王彤
 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解系
 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氏羌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為帝圍涇

賜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
 冬十一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
 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
 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來名退不畏罪周
 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
 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馳而不救
 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
 為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
 人此成禽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
 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

取耻彤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
 陌處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且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
 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
 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八年秋九月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
 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使討齊萬年
 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沈馬
 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啟
 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
 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其甚弱則畏服強則

周禮蕃國也凡有以所長官為贊

漢不常得故其年才請其意也

向以為亦所請不固國也
周禮蕃國也凡有以所長官為贊
漢不常得故其年才請其意也
向以為亦所請不固國也

侵叛當其疆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費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求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鸞敗北侵及河內十年

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杆禦蜀虜此善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得之性挾憤怒之時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吠能為禍滋蔓莫害不測此必然之執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威舉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

周禮蕃國也凡有以所長官為贊

周禮蕃國也凡有以所長官為贊

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
 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結也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
 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無事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
 其所縱有猶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
 為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四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
 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從自猜之寇恐執盡力屈
 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強而後變復橫出矢答曰子以今者
 羣氏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執
 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執
 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今其進退由已
 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

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
 流離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遐遠今其
 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
 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
 愛易輒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
 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糧若有窮乏粒
 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
 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
 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
 者以積倉實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

之益若憚勳舉之小勞而忘求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母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豨鬪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執力不逮耳夫

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末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陳敏之叛

晉惠帝太安二年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荆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

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犇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爲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云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衆至二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鬣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歆上言妖賊大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

喬爲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爲荊州刺史又詔河間王顥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田關以討昌顥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前將軍趙驥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苗林帥二萬人回豫州劉喬擊却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秋七月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等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荆江楊豫徐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益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

晉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
 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雋山其眾悉降 冬十二
 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
 徙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楊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
 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
 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其卓皆起兵以應祕玘處之
 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
 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
 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眾在壽春謂準曰
 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執易離敏請督
 帥運兵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永興元年二月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眾十倍於敏敏
 擊之所嚮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
 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
 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為廣陵相 秋八

去身易六千下萬
山徑月方禽滅

二年 初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畧無敵有割據江東之
 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
 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敏請東
 歸收兵遂據歷陽音麻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
 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
 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畧江州弟斌東畧諸郡江州刺史

應邈揚州刺史劉機丹揚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執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帶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敏命僚佐推已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

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河漢奉迎靈駕太宰顒以張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荆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區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疆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每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為荆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

長嘖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大宰腹心公既與東海
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空輔得失豈張光之罪殺人自安
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勲乞加遷擢

懷帝末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
所在爲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遣榮等書曰
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
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
子皆以英傑之木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宥欲
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果許也皇
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
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慙密遣使報征

吳蓋孫堅曰武烈曰帝

東大將軍劉隗使發兵臨江口爲內應翦髮爲信準遣楊
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
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
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
廣殺昶因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
橋南敏遣其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
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
共說其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執
當有濟理不敏旣常末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
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
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其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

敏以敏字為行陽太守周記為姓也
太守故以稱

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玳榮及前松滋侯相
 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
 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
 汝等何為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皆潰去敏
 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
 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
 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
 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紀瞻為尚書
 郎太傅越辟周玳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
 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
 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死也

7

